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32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木格措遐思

□南京姚晨

康定逶迤蜿蜒的山岭间,茶马古道宛如一条流淌的血脉,穿越历史烟尘,将成都平原的丰饶富庶与青藏高原的肃穆静谧连接到一起。在这片尚未被现代文明彻底征服的雪山草甸之间,隐匿着一面高山镜湖——木格措。木格措宛如一颗镶嵌于群山翠岭中的宝石,晶莹剔透,圣洁澄澈。湖畔,五彩经幡猎猎飞舞,周遭散布着形态各异的大小石块,当地人用它们堆砌起来的玛尼堆,随意中透露着神秘的秩序,仿佛默默传达着某种古老预言。

凝望幽幽蓝紫色的湖面,耳畔隐约响起了清脆的马铃声,不远处,一行马帮驮着茶叶、陶瓷和盐巴,正踏着坑洼不平的石板小径缓缓走来。

康定是茶马互市重要节点,作为贸易场所的锅庄,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信息交换和文化融合的职责。夜色降临,疲惫的马帮汉子卸下重负,围坐一圈,他们饱经风霜却目光坚毅,健硕的身影在篝火映衬下异常伟岸,每一块肌肉都张扬着雄性的孔武,每一道皱纹都镌刻着山河的印记。善于洞察人心的锅庄主人们,以特有的狡黠笑容迎接每位远方来客,他们总能在慰藉这些旅行者的同时,以不被察觉的方式捕捉到转瞬即逝的商机。

那夜,锅庄内外是男人的节日,汉子们舞蹈、歌唱,比画着传统的摔跤把式,他们以最原始的方式宣泄压抑已久的激情。山南海北的方言、酒杯的碰撞与骡马的嘶鸣交织成了古道上最为耀眼的时刻。然而,欢腾背后,总有一抹不易察觉的寂寥——快乐终归短暂,天明时分,又是新的离别、新的旅程。

当夜的喧嚣归于平静,木格措的湖面再次恢复了宁静,就像人生旅途中那些狂欢之后的

沉思。处在茶马古道四川中段的康定木格措,恰似人生的中途,褪去了青春的猖狂,未至老年的淡然,却涵养了湖水般的深邃与平和,封存过往又包孕未来。

中年的边界模糊,从这若干岁至那若干岁,并无明确规定。然而,终于有一天,自己的称谓在别人口中“小姚”变成“老姚”,于是大概知晓自己该是正当其中了。东晋太傅谢安亦曾感慨中年,对王羲之说:“中年伤于哀乐,与亲友别,辄作数日恶。”回望半生,怅然若失的前尘往事,劳而无所的奔波忙碌,求之不得的镜花水月,这三者或许是所有与我一样的中年人的哀之渊藪。中年,作为人生转折,虽然背负着家庭和事业双重压力,虽然饱尝离乱已安于平凡,但追逐梦想的初心犹在,渴望成功的壮志不已。

正如这汪湖水承载的千年禅心,每个中年人的心里,也藏着时光的痕迹和对宁静的渴望。从青涩而来向衰老走去,年岁渐长自有其美。到了知命或略过知命,才逐渐懂得在取舍之间拿捏平衡的艺术,学会了原谅不完美的自我和不完美的生活。

篝火熄灭,再次启程,马帮留下的不仅是过往的脚印,更有对未来的无畏和对生活的挚爱。锅庄的主人,正立于时光的渡口,见证着人间悲喜和周而复始的循环。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其必然价值,即便内敛如中年,也是心灵净化的必经之路,每个人都在以独有的方式,编织属于自己的传奇。

喧嚣与宁静、险峰与低谷、抗争与妥协……俱往矣,去路遥远,面对未来的不确定,唯有节制前行,方能捕捉到生命的每一份厚重与美好。

胸怀之阔何等得了!

怕老婆的男人都是有气度的男人。婚姻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,只有合适与否,惟大丈夫能屈能伸也。春秋时期,专诸(刺杀吴王僚的刺客)跟人打架,妻子一声小吼他就乖乖回家。伍子胥觉得奇怪:一个身经百战的侠客,怎么会怕一个小女人呢?于是上前询问,专诸语出非凡:能屈服在一个女人手下,必能伸展于万夫之上。

怕老婆的男人都是有修养的男人。关于人之为人,孟子讲“四心”: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,人无四心,知识再多、掌握技能再多,终究还是野蛮人。对待万事万物常怀敬畏之心,对自己之内室必更加敬重,怕老婆自在情理之中。清朝光绪年间山东巡抚张曜建,功勋卓著,威震一方,他不仅对老婆言听计从,还声色俱厉教训那些自诩不怕老婆的下属:你好胆大,老婆都敢不怕?民国怪杰辜鸿铭也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:不怕老婆,还有王法吗?

我们常说“怕老婆”,“怕”字从“心”、从“白”,即心如明镜,大凡怕老婆的都是明白人。老婆修养不如己者,怎能与她一般见识,当以海一样的胸襟包容她;老婆修养出于己者,俯首帖耳马首是瞻岂不更好?

敢怕老婆的人是勇者,善怕老婆的人是智者!

恶人,作恶多端,一出生,就吃农村粮。我要好好读书,将来吃个商品粮,吃好饭,吃大餐。这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,我的吃相就是一道风景,吃得投入,吃得很欢,让人目瞪口呆。

平心而论,老家的菜泡饭,好处多多,贡献特大。其一,救荒。它首先养活了我,养活了我的兄弟姐妹,我的同龄人也得到了它的滋养。其二,方便。其三,营养。它十分符合现代的风尚,简洁、清爽。其四,经济。它基本上不用花钱。如果,非要找出它的缺点,那就是水太多了。水一多,你就得频繁上厕所。

每回回家,家乡都有变化。朋友次次都招待大餐,吃得杯盘狼藉,喝得天昏地暗,我仍然不下桌,因为我“有所待”,我知道,端上来的就是“我的爱”。

老家曾是革命根据地,红色。现在的老家成了好游者、休闲者的根据地,绿色。经常有朋友给我打电话,说:“我现在就在你老家,你快回来。”我说:“你好好玩,少吃大餐,多吃家常菜饭。诸如菜泡饭、腌菜饭、锅巴汤,这些最接地气、最常情、最岳西。”

故乡的星空

□南京董丹彤

南树林子村四季如画,春天杏花如云似霞、夏天溪水奔流欢唱、秋天高粱地火红壮观、冬天雪野广袤洁白,这些景物长久地盘桓在我的记忆里,每每重现在我的酣梦中。

幼时,母亲经常加班开会,夜深才回家。有一天,我透过玻璃向窗外望去,呀,黑黑的夜里,一切都睡了,只剩星星醒着!又大又亮的星星密密匝匝,一颗挨着一颗,闪烁着,从天际铺伸过来,一直铺伸到院子上方,大门口老榆树上,也挂满了星星,向远处望去,山峦在幽深的蓝色里显出模糊的轮廓,紧紧依偎着星空。妈妈现在就在路上吧?有了星星,妈妈就不怕夜路了!

九岁左右,我跟着班主任丽君老师到毗邻的下盘庄子村看电影《海霞》,当电影插曲唱到“渔家姑娘在海边,织呀么织渔网”时,那青春浪漫的画面,好像触动了丽君老师的心思,她忽然低头说:“咱俩回去吧?”我知道她那时正经历工作与生活的变迁,举棋不定,心有烦扰,小小的我似乎能理解老师,就陪着她走出放映场。

丽君老师牵着我,大步流星走出村子。那是夏季,丰盈的河水哗哗流淌,蛙声此起彼伏,路旁连绵的青纱帐沙沙作响,越发显得整个世界都空寂辽阔,深邃神秘。丽君老师指着北方最亮的星星说:“你看,那就是北斗星,可以指明方向的。”我点头表示知道了,她又说:“你知道吗?天上一星,地上一丁,天上的星星有的大、有的小,就和我们人是一样的。”我安静地听着,她接着说:“有时候,人的努力,可能抗拒不了命运,但是,努力是必须的,假如有的星星因为自己太小,就不闪烁了,那它就相当于消失了。”那可能是我第一次被启蒙,做关于命运的思考。我深深记住了那个场景:远处的山峦若隐若现,天地间一高一矮的两人边走边谈,夜风吹拂,星光洒满河面,身旁的高粱似乎正在发出拔节生长的声响。

那是1978年,深秋的一个晚上,全家人忙着在厢房顶上码放羊草,父亲一抬头,看见宽阔明亮的天河,一支分叉伸向西南,就说了一句谚语:“天河分叉,穿鞋穿袜。”见我们有兴趣听,父亲坐了下来,教我们辨认牛郎星、织女星。我们听得非常入迷,父亲见状,又接着给我们讲了北回归线、南回归线等地理常识,讲节气变化时,肉眼能看到天河方位的变化等。同时教导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:“知识不仅能改变命运,更能增添乐趣,感知世界的美好。”山村的夜晚,四野宁静,天似穹隆,我们坐在房顶上,被繁星环绕,父亲的话语,也被繁星倾听,那晚的天河特别宽阔,那晚的北斗星,格外明亮。

几十年过去了,仰望过很多地方的星空,但不管多么璀璨夺目,都没有故乡星空那么亲切、那么深邃、那么情深意长,她一直注视着我,并安放着我的爱和梦。

青青陌上桑

□宿迁蒋小柏

傍晚,我沿着河滨漫步。一只小鸟立在晃悠悠的苇秆上,抖了抖羽毛,跃向另一根苇秆。不知哪里传来了一声鸟鸣,它也跟着鸣叫起来。婉转的尾音一一应和,把河水拉得一波三折。

河道南侧有片桑林。晚归的夕阳拖着金色裙裾,在桑林上流连忘返。晚风抚过桑叶,发出阵阵哗啦啦声,似波涛拍击着海面。桑树枝干婆娑,像撑开的遮阳小伞。椭圆形的桑叶张开肥厚的手掌,油亮亮的绿意饱满欲滴,撑得掌心纹理毕现。桑花白白的,肉嘟嘟的,隐在绿叶下,像是伏在叶腋间的毛毛虫。

雄桑花显然是调情的高手,几番眉来眼去,雌花就褪去青涩。很快,腰肢丰满,孕出圆鼓鼓的桑葚。立夏过后,便由碧玉变成紫宝石,味道酸甜可口,丝毫不输给杨梅。

儿时,母亲利用路边和门口边角地,栽了桑树。过了暮春,桑树长成绿宝塔,母亲就会领着我采桑叶。小小蚕房里,蚕宝宝扭着肥胖的身子,在桑叶间蠕动,一阵阵“沙沙”声后,桑叶就剩几条叶脉支撑着的网孔。母亲勤快地铺撒桑叶,疲惫又满足。

行医的父亲很少关心蚕事,他只关心桑白皮。药壶里浸泡的桑白皮发出淡淡苦味时,他的病人喝了,咳嗽渐止。那时,父亲的目光里闪烁着明亮的春天。

其实,民间对桑树的喜爱由来已久。殷商时期,甲骨文便出现了“桑”字,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从事农桑的历史。《诗经》里的桑绿浓郁、蚕丝悠长,不仅将农耕文明打上深深烙印,也将民间繁忙的农业活动诗化成美好意象,从田间陌上蔓到人家西墙。《魏风》诗云:“十亩之间兮,桑者闲闲兮。行与子还兮。”夕阳西沉,采桑女踏歌而返,明媚的笑声洒满乡间小道。桑将人世间的爱和美演绎到了极致,《小雅》描摹爱情,“隰桑有阿,其叶有沃。既见君子,云何不乐。”

我沿着桑林边的小径,慢慢走着,眼前仿佛出现了秦罗敷,她美丽的笑容里流淌着劳动的幸福。这世间,比爱和美更摄人心魄的,是劳动人民蓬勃向上的生命底色。

有桑的地方就有烟火,就有家园。《诗经》且歌且咏,“维桑与梓,必恭敬止。靡瞻匪父,靡依匪母。”青青陌上桑,那份淡淡乡愁,让人欲说还休。

“布谷、布谷……”桑林深处,传来几声布谷声。天色渐晚,该回家了,我转过身,穿过桑林,穿过桑林,将回家的路掩映得绿意盎然。

怕老婆

现在怕老婆的人越来越多,有人称之为阴盛阳衰。阴盛是事实,阳衰倒未必。

清代话本小说集《八洞天》对怕老婆作了分析,怕老婆分为势怕、理怕、情怕三类,每类又分为三:势怕之中,一是畏妻之贵,仰其伐阅;二是畏妻之富,资其财贿;三是畏妻之悍,避其打骂;理怕之中,一是敬妻之贤,景其淑范;二是服妻之才,钦其文采;三是量妻之苦,念其贫食;情怕之中,一是爱妻之美,情愿奉其色相;二是怜妻之少,自愧屈其青春;三是惜妻之娇,不忍见其鬻蹙。

其实,势怕也好,理怕、情怕也罢,皆是人之常情。就势怕而言,人家富贵,自当敬仰,敬仰之中便生敬畏;人家强悍,勇猛无边,谁不敬畏?唐朝宰相房玄龄畏妻不敢回家;隋文帝杨坚也感叹:贵为天子,不得自由。他们尚且势怕如此,何况我辈黔首布衣?说到理怕,人家说话有理有据,处事合理合规,你不听不顺才是蛮不讲理,非是畏妻,惟畏理也!至于情怕,爱妻之美,怜妻之少、惜妻之娇,皆发乎于心,表之于外,出于爱怜,有什么好计较的呢?

胡适做北大校长时,有过一番怕老婆的高论。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,还号召天下男士要像旧时女子那样,恪守“三从四德(德)”:太太出门要跟从,太太命令要服从,太太说错话要盲从;太太化妆要等得,太太生日要记得,太太打骂要忍得,太太花钱要舍得。其涵养之深、

朋友邀我吃大餐,每每在最后一道,要么是面条,要么是面疙瘩。最精致的还是菜泡饭。

吃罢大餐,我总是一边怀揣着朋友的深情厚意,一边又不禁神思飞越起来。我再一次回到那个遥远的小山村,我再次看到松树、翠竹、老屋和炊烟。我再一次端起海碗,喝着菜泡饭。

老家很早就有菜泡饭。菜泡饭是一种家常菜。老家在山区,水田不多,却一日三餐都是饭。老家的米虽产量不高,味道却很好,香飘飘。记得那时常种一种稻,叫“麻葛仙”,粒长,粒长,甜香。老家的饭,如同老家的人一样,善良,好客,厚道,只要能吃,就可以泡。生菜可以泡,熟菜可以泡;鲜菜可以泡,干菜可以泡;而泡得最多的是剩饭。菜泡饭对生活要求不高,给点蔬菜就灿烂,给瓢清水就泛滥。

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,不到两岁便断了奶。先是玉米糊,后是菜泡饭。饥不择食,我的食路很开,只要能吃,全都拿来,全部笑纳。奶奶说我属牛,水草三百斤,全部入胃。又说我饿死鬼投胎,一家粲然。我说,我前世定是个

□南京苗啸雷

老家的菜泡饭

□南京刘炎资